



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副之

大金國志卷之四

大金國志卷之五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丁未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軍前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

皆挈而北

二帝諸王后妃北去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金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

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
后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
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
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
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
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
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
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三
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
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
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

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刃
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
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
族后妃諸王累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欽宗各居
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
擁二帝至階下室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
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
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
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褻若水惟有死而
已吳萃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
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

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
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
令往雲州聽候自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
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悶仆地良
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日三飯飲若水絕不食粘罕怒
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
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
怒即圍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
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

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今天卒無
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劉韜徐揆死于金營

劉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不可手書片紙遣
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死也乃以衣條
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為書以獻粘罕屬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賢刑部侍郎程振給
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乃敲殺之御史胡舜陟
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數百哭死于是再括留守司
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蕃

衍宅遍括

宋吳革謀起兵高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為高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為泣下

粘罕文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書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韓離不退夏四月粘罕退宋建炎元年宗澤留

守東京。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具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盡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略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群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于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謂漸底平不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二表勸進康王其表略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無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

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幹離不由河北歸至燕山約會於山後草地避暑議事幹離不以病死

幹離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于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幹離不打毬冒熱以水沃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也

約西夏取陝西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

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虜掠耳夫何害哉

侵兩河圍中山

七月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川長春八路隸于諸萬戶入侵兩河取諸州郡

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奔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於是為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初洺冀磁相絳久而陷之撻懶親圍中山

巨鎮守禦猶堅于他郡故也

除昌刺馬為都元帥

諳版字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昌刺馬代之昌刺馬乃曹小名也是時曹方童稚國主擬為儲嗣故有是除

是年冬除窩里武元第五子也為右副元帥代幹離不遂自

除窩里為副元帥

本國至于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自燕山率

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

里盟攻西京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為陝西路先鋒都

統以萬戶撒離曷字董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

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陷西京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遣銀朮拔

攻漢上東茶曷馬等以攻漢上先是去年冬粘罕已陷西京以

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陷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

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銀朮領輕

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

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弃城南走殘

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于大內以代州降守李

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朮前攻漢上粘罕不自行者

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

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犯長安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

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
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安之
衆不戰而潰

戊申 天會六年時宋建炎二年也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嗚陷清澠二州

婁室為張嚴所敗

而還 婁室既陷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嚴所
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提兵西援婁室行次會陝府聞嚴
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
絳以歸雲中

婁室犯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
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勢窮
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為張嚴所

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奔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
室余覩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趨鳳翔戰五馬山
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利嚴死之金人謀
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
河由解絡晉汾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
陷同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
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

二月陷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初韃靼圍中山
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總
管欲盡使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

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
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

宋復西京

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擒守臣世由
斬之

宋復陝州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
竭力禦之金人畔于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

四月銀朮與其弟拔束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臣危致虛
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幣
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兀室余覲敗
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維敗韓世忠

于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弃城南走統兵官
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
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覲之衆尚屯河南白馬
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雖去不遠而金國視為弃物
不復顧之無何進于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
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據文家寨復為金乘勢
追擊世忠又敗世忠于永安後澗時當盛暑北騎非利
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弃
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冒馬以戍河陽

宋遣使

祈請二

帝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

為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城遂詔赴行在復資政
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為
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
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虜中

冬窩里温撻懶之眾敗馬壙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
粘罕自雲中率眾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濮州為

姚端敗
粘罕

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
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陷也端引死士突陣而
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陷德州都監趙叔

醇死之

陷濟南府守臣劉德降之

陷大名府守臣張

益謙轉運裴億率眾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

郭永不
降罵粘
罕

刑郭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拜訖

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陷之大罵曰無知

犬豕恨不醢尔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陷冀州權州事單

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
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

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攻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氊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伏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攻死而城失守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道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安在防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訥其語及是端書統涇原精兵駐鄜州之厚化庶屢趣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徒依韃韃以居韃韃亦厚待之

攻北京與充鄆粘罕既陷澶濮會窩里盪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充鄆十二月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誅發孔子墓者時漢兒將啟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發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己酉 天會七年時宋建炎三年也春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

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陷淮陽泗楚等州

陷淮陽執守臣李寬 陷泗州守將呂元關瑾已焚淮
橋道金人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
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虜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
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寬死于
勅書樓 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
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 陷秦州守臣魯明降
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 犯滄州守
臣劉錫遁

攻揚州

粘罕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温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
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覲守雲中率衆南
征也粘罕初下大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温聞擴已敗
于清平窩里温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
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
不能西乃東會窩里温同下北京繼攻兗鄆故至是
由徐泗以攻揚州

高宗如

杭州 陷揚州二月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
治為行宮

下山東
諸郡

窩里温撻懶闍目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與人廣濟

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陷沒州郡互不相救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盜王江宮儀每軍載乾屍以充糧為金國所乘而盡陷之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夏窩里温撻懶闔目屯濱州四月粘罕自楊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為宋濟南守其后叛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如東平也六月陷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陷單州尋陷南京執守臣唐

佐國而用之 陷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温闔目自濱州北歸燕山留撻懶于山東后撻懶移屯濰州試舉人于蔚州遼人

應辭賦兩河人應經義沂州進士孫九鼎為魁九月陷

永興軍

婁室陷長安帥臣郭琰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國王行下樞密院分復宋改州縣名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府為河東

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

禁民漢服

復宋改州縣名

試舉人

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守慶源耿守忠知解
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
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于雲中除雲
中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
管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冬
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寓敗之兀術請于粘罕及窩
里啜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朮拔束渤海
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
之冬兀術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犯萊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逵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

兀術請
兵犯淮

自滁和犯江東一自蘄黃犯江西

陷滁州 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陷廬州帥臣李會

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 陷和州守臣李鑄降

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遁遺民固守山寨 陷黃州

陷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陷吉州守臣楊淵遁 陷

撫州守臣王仲山降 陷袁州守臣王仲蕤降 尋屠

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 又攻采石渡 下

建康府杜充李稅叛降 又攻建昌軍宋蔡延世敗之

兀術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為金師
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陷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
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
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獨遽渡
哉

陷越州帥臣李鄴降

大金國志卷之五

大金國志卷之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庚戌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溫居

燕山

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

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左帥監闍自以病死 陷明州

兀朮再犯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數戰合慮其益兵

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遂破明州屠其城高

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犯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

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州攻陷陝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其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

急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

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

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

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士諲遁王昧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諲突圍出城遂陷軍民猶極口罵賊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攻邠州

陷荆南府守臣唐慤遁

陷醴州守臣王淑遁

撒離曷

及黑峰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

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

復陷東京

金師復侵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陷沒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急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首領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虜所害

兀朮陷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蕲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

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手敗之幾

獲兀朮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

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
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
之壻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惧不得濟復遣使
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
懶在濰州乃遣字堇太乙趨淮以為援

兀术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于蘆場地開渠二十
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
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
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載土 平版鋪之穴船
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
也以火箭射其蒭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

兀术募人獻破海舟策

韓世忠軍亂

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
舟蒭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
瓜步棄舟而陸奔 兀术輜重自瓜步口軸艦相銜至六
合不絕為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
為趙立所敗未幾陷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陷楚州會
聞宋師出陝右托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术為岳飛所敗

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
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捷懶時在濰州遣人謂兀术南征
無功可止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术惶恐推
避不肯從之方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
陝右兀术因而應之於是留捷不也聶耳王伯隆軍于

淮東以待撻懶約板東等而西去

慶裔議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西河
循和昌放汴京既得而復立張和昌後以和昌廢遂故再有河南
故事之役方今西河州郡既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

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和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
此議無以恩歸他人粘罕從之于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
于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維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
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腹心也恐為撻懶
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己
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

裔以三班奉職酌之復以其說為已策獻于粘罕非也
金師取山東止以和昌為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
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于大都劉豫揣意求
于金慶裔懷私属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求賢人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
建國意其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趨景
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
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属劉豫郡
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
喜曰尔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

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酌慶裔賂賄不可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吏民推戴劉豫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使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尔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百姓之願尔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于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 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于真定西山胭脂嶺為子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

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宮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札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知降阿羌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民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聃淵再陷東京

劉里龍造妖起兵

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
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陷之

夏兀室見國生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覩同往白水泊避暑
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盟之望

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 秋粘罕兀室余
覩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盟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捷懶

自濰州親攻江東 七月宋師復郾昌府又復鄜州 二
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
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宋復永興軍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會兀朮自京西令星馳

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
日會于耀州大戰

立劉豫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高慶裔禮部
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冊禮使副於九月九日立劉豫於大
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陷沒南軍聞劉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
是誅為首者數十人於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
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楊張東權為左右丞
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
征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為歸德府改

東京為汴京升東平為東京去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壽
春府名復舊州名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
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
豫置三衛官曰州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
之二年陸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豫
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
馮良寧以淮寧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
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
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 又建歸受館於宿州
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曰
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
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
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
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
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
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坐事俟其秋歸當還
公於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
物可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
所以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
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

逆孝純詩有里閭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班衣之句
則衆不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
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
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
諸姪鄉人競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
已僭位遽拜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於親黨懼於還北
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二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

秦檜全家北歸

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為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檜
為參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
軍之監已者犇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

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
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
北遂建議講和

敗劉錫于耀州

兀朮婁室敗劉錫軍於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
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廊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
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
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給我也擁兵驟至與
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
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
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宋師退保西川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於陝府曲端戰於邠州白原店劉錫戰於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於是州郡盡為金所陷

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嘗謂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琚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琚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

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琚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

身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琚終不屈粘罕

異之徐謂琚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琚罵曰爺是漢

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檟更不移改竟為所害噫

充聞琚之風豈不愧歟

大索兩河之民拘行旅于道粘罕密論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

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

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之價鬻之或驅之於回

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韋高麗之城

者蓋既立劉豫以舊河為界恐陷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

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

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

坑貧民三千于城外大夫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

米賑濟為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大金國志卷之六

大金國志卷之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壬子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天會九年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温

夏撻懶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兵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

陳思恭勝兀朮於姑蘇張榮勝撻懶於泰州此乃全勝之時夫何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於漢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於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大運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二千餘里

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夭死不勝計車牛十
無一二得還

捷懶自
淮東歸北

夏捷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

捷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
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
盡金兵食之不盡往棄擲道路時親為張敵萬所敗
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
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
恐捷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
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孛堇屯劉冷莊訛里
也屯淮陽而去

烏魯折
合分兩
道南征

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鳳

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玠歃血誓

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

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

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

萬戶大捷不也過淮揚知軍張渙置酒于舟中渙因語及

劉豫即位捷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

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

一郡安閑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

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耶

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潛遂誘叛黨如許捷不也

禁竊盜

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
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
酖毒杜克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盜均於一死
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置地牢

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

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

粘罕行其說 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

粘罕殺
降

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

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朮遂會

兀朮與
吳玠戰

諸會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

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吳玠

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

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眾南征既而回攻陝右

以犯劔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

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

劔外凡四戰皆敗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

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

三四往：扶昇呻吟而歸至於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

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

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離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

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離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温兀

磨勘文

朮居燕山撻懶居祈州除兀朮為元帥府左都監 粘罕

武官

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自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

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

京及會大金共陷西京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

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主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

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

陝西道久為興所斷豫深惡之

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陷割萬劉豫居東

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大行取蒲解渡河以往

故力請

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

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攻興興

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

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

月也至四月豫因勢遷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

人震恐豫因曲赦之

試舉人
夏粘罕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 初開試日粘罕五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揮指令譯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於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賦以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酬晚景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來徃：非為已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

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於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國主如
中京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余親反者得余親反狀

余觀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快：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觀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

丹人余覲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憇于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馬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覲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遠相遇者何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覲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叙又曰

叙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叙馳者辭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覲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覲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覲槁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覲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丹族誅契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覲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遼起七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

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鞬鞬鞬誅余覩父子及粘罕次室蕭氏

鞬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之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余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某

以愛兄之故也擅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奪郭藥師家財困女真之城粘罕謂財可象象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狃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入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

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没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柳條決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宣和間歸朝賜官姓名趙敏修者 以預余觀之叛

粘罕 族誅主以余觀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

柳條有差既獲余觀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觀

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克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後

克不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克

鐵索鎖 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諸相州以鐵索鎖克付元帥府獄

杜克 鞫之

克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

乘余觀之亂發之克之付獄鞭笞炮烙備歷重刑凡幾

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克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克曰元帥

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克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

笑之無耻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楊朴死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楊朴

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之七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年

癸丑 天會十一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宋翟琮所

敗 孟邦雄 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重

震以山寨餘衆入潼川遂入西京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

撒離曷
下興元

去 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 先是撒離曷等衆十萬
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
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
興元撒離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
関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
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 未幾宋主
彥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
於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
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
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虜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

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
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
漢中首攻冰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
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
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
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諸郡相
繼陷沒

殺降士
三千人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群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
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于是宋郢唐信陽軍
相繼陷沒 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
士卒三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
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土人綦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李永壽使南宋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甲寅

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

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與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未綿度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

兀朮殺敗

戰七日夜不息

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金平為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離曷已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术征蜀回

兀术於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术常為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軍兀术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术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温入見國主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鼻裹三日粮往粮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弃襄陽遁去與豫合屯鄧之西北

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使時

劉豫乞師

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於國

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為難窩里温以為可

於是窩里温撻懶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于斯定矣盖主崩時以窩里温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傳故亶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番其憂大矣粘罕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竟不自行故窩里温輩得攝職提兵也

窩里温請于國主以兀术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温紛爭行止之際兀术並

無一言非有往年狎詐侵江之銳至是為窩里嗚所舉
方行蓋此將困于江南又屢危於劍外其鈇刀之鋒蒿
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嗚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在人名須以
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
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死不勝計其自來傭
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為生往聚而為盜諸將一舉
遂成兩失

劉豫子
征宋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窩里嗚等俱入征南宋于是
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

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
臣將命過楊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牌偕至給以移軍守
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
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
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董撻也擁鐵騎馳
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
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力無所施南軍
上堪人胷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捨
撻也冬窩里嗚兀朮同劉麟劉猊侵江屯於竹塹鎮會
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怒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
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
驚軍中每夜多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枝擲於帳
前去我等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商諸將以獻南
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
勞苦俱無鬪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况今
吾君病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
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于是麟等弃輜重亦遁晝夜兼
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

平陽府

都摠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

村民多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

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

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
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軍相拒江上既
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次年春方告諸路方武元之立太
宗也元約互傳于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盤
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諸版宇極烈仍領都元帥之
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禩及左副元帥
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暝所代已
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暝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
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刺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覲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乙卯
拋蓋燒飯

天會十三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蓋燒飯俗

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謚于大行 四月

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

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

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五月宋遣何蘇來

使通問二聖 陞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

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授北朝官為之參定其制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尚書

省置令一人 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參知政事侍

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 元帥府置都元帥左

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

事 太宗正府置判同簽書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

書使 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

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

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

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

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

臺官皆充負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

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讀點檢

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 勸農司置副使 記注院置修

注 太常寺置少卿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

官不設 外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

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

建上京
改官制

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侵江有請窩里啞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宗盤封宋國王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啞魯王撻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于此也未幾窩里啞死以撻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木為右副元帥 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於外 兀木戌邊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 窩里啞

兀木戌邊

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木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

蒙國叛

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

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路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于是歲之夏 以百姓大困嘯聚遙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於大金故

有是役

丙辰

天會十四年

時宋紹興六年也

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

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閔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麟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時猗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猗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沂中至藕塘與猗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猗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猗挺身走麟聞猗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先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子 豫欲立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朕當遣

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國與兵

夏國與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于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以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為也

丁巳

天會十五年

時宋紹興七年也

春除杜克燕京三司使兀术自黎

陽歸燕山

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祈州撒離曷歸雲

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知草地避暑

粘罕乞

斬高慶裔

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全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

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於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眾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宋徽宗
及后上
仙遣使
奉迎梓
宮

大内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 是年
宋問安使何蘓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
于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鄜瓊
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
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
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 除拔
束為左都監大撻不也為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
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字董之營見斜也將行與其家
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掛豕身
而埋之于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此女

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可見女真厭兵
之甚也

廢劉
豫

金國廢劉豫偽齊亡 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
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
府節制遂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
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教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
兵戍安用國為遂令撻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京先納劉
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為所擒
二將同葛主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
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
益守陝西主又別遣撒離曷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

擒劉
益

又恐汴人不安紹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足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六萬兩糧九千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建行臺尚書省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充國

汴京建臺省

五

金主以宗盤盪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九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戊午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依舊

燕京建臺省

多居汴京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克劉咎同簽書省事時杜克為三司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

湖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于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監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詔立裴摩申氏為后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婢償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 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使密與群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

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

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胄來克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離冒與之約故也撒離冒酖之可求卒于路

可求之被毒何哉蓋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離冒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酖之

冬左監軍撒離冒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左都監拔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冒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

撒離冒
被擒歸南

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推撒
離曷號哭衆目曰啼哭即君至是又為世輔擒之南行

瞻愈喪矣

己未

天眷二年

時宋紹興九年也

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

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

奉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

廢劉豫許以陝西河南地歸家

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

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

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

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

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

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

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

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

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术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

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

功于已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

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今主曰河北素好富庶然名

藩巨鎮膏腴之地監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

初與衆議以可為界耳今新河殆非我有豈可弃之當

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

遼東渤海地

戶部使命

髡髮左社赴任

下日各髡髮左社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為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拘留定使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

搜捕亡虜

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祁州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牛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群起為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唱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試舉人于燕山司馬朴克主文中山石琚為魁

吳矢反

秋即君吳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

夷宗盤族

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
因朝旦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
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
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蓬蒿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
頓一兵群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屋散而居國主晟嘗洛于河 牧
于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
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四外梧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
宇透壁盡置火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
下雜坐于炕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後來臣下之家君
臣宴樂携手握臂咬頸扭耳至于同歌共舞無復尊卑

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覲覲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
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
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
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誅撻懶伏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
下祈州府獄伏誅 仍囚撻懶之子大拽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事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撻
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克為右丞相命下撻
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克為伍耶
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
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

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拘兒泊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囚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 大行義士遼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大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

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豈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遷左丞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不知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焉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于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大擾清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

軍俟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簽發此因宗盤捷懶謀亂之後方為此関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庚申

天眷三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克迎護使也 兀

兀木沿河置寨

木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

防托

及與人渡者罪死

邪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

被虜漢人相約于二月旦日各携主人鞍馬器甲聚于邯

鄲之西相結上大行為盜 太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

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城既

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

軍耶太行盜賊耶父老皆曰太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

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搖妄動

恐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冬則不必爾等為

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以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大行嘯聚蜂起每終夜輾轉無

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

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官人呼時乃割

地之初以大河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徃私

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為流言所惑

至于晝為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勢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為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以為先容耳

兀术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术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术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之兵集于祈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堇出山東撒離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鄺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庚率官吏迎拜兀术入城駐舊龍德宮于是詔諭諸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拘其所

欲詔詞畧曰非朕一人舉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术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淮寧拱州又陷南京遂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裒知歸德府裒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王臺允迪為主裒為客允迪捧觴為裒壽裒酌飲遂送允迪于汴京裒鼓吹入城秋亳不犯又陷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離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權知軍事却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陷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既

兀木敗
于順昌
府

而撤離冒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為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
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木敗
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裒及龍
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二萬餘人為宋劉錡所敗馳諸東
京告急于兀木兀木至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
非昔之比國主臨陣自可見兀木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
可以靴尖趨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將所得玉帛
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眾
平旦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木自將牙兵
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常索號鐵浮屠每
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鐵騎馬左右

兀木用
拐子馬
大敗

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
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楡而去至秦
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
之于是復以葛王裒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木自擁其
眾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是秋兀木丹提兵與宋將岳

兀木兵
還汴京

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明年改
元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
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木戰又破之軍至朱仙
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于是賴昌淮寧蔡鄭諸州皆
陷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
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

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過出師時臨
時取旨

辛酉 皇統元年 時宋紹興十一年也 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

兀朮舉兵再南 宋亳出入許鄭之間簽西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
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滁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

劉錡相遇隔河相拒劉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
屯于紫金山 兀朮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

至尖山清流下関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
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

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
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

分畢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
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

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
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

如堵而前且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
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莫將

使金為所留至是不因聘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
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

和故也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
蕭毅刑具贍二人來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

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

議和許以淮水為界

兀朮款議和

何鑄克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兀朮以秦檜謀殺岳飛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凡

十八往返乃迎歸母：喪廬墓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于行都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構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為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壬戌

皇統二年

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割地使割

宋割唐鄧入金

唐鄧等州入于金畫中流為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

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

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
瓦礫以治水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怏怏後徙金州
秦檜醜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
緊急門戶撒離魯曾犯和尚原柝合字革魯曾侵犯商州
又欲犯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
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
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
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書 時廷臣多言以與
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為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
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宋 韋后婦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 是年

太原平陽義士
敗國兵

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于憲州擒憲嵐兩州同知及岢嵐
軍判官 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國兵于太行殺契丹都統
馬五大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
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
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
與判官盡為橫所擒 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
府神仙縣去帥府五百里總管判官鄧奩以三千人討
之奩軍嘗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
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

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驚潰至
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
軍會大誚其怯併與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為梁小哥首
殺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
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人金非
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
歸豈不北走哉

癸亥 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持產

殺陳婦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軍願盡納

產業于官以免軍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二曰人丁

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口至
于一絕人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弃市國
人哀之

宋使洪皓南歸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悉度

為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
三十人生還者唯皓及張卸朱弁三人而已

秋大風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主諭尚書

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荊 鉢刺

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春放鴉于

春水釣魚于混同江夏避暑永安山或長嶺豹子
河秋射鹿于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
荒于遊獵內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
至所以亡也

甲子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因謀亂元帥府收

謀亂馬拽固叛衆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馬斡素不相能會閏中

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
殺烏斡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

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

自是歲如之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

六事色綾羅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如此例

